

# 我在部落，與自己相遇

部落の私が自分と出会う

I Have Met My Self in the Aboriginal Community

文・圖 | 丁文卿 (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)

**許**多人時常訝異於我為何當了經濟系的逃兵，畢業後即隱遁離島及部落，而且只願意待在部落小學。這一切只是人生際遇中的偶然，然而卻是緣份的必然。

## 部落，生命的偶然

一直到我大學二年級，台灣原住民對我而言，彷彿是「消失的民族」，我慚愧於對他們的全然陌生，即便童年時，在工地裡，時常遇到父母的工作夥伴，是原住民的叔叔或阿姨，但是在求學的過程中，從不記得原住民的文化或族群歷史曾經在教科書裡出現過。我的視野是一種相當「平面式（平原式）」的，即使在認知上，我知道台灣是相當「立體（多山）」的。在一個擔任研究助理的機緣裡，從諸多的教育文獻中，赫然發現偏遠山區的教育困境及課程中，對原住民文化介紹的偏頗及侷限。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，勾起了對台灣土地上族群的好奇，自此而後，我展開一連串的學習之旅，參加民間的原住民文化團體，為了避免佇足在書面文獻的閱讀，於是擔任世界展望會山

區課輔志工前往新竹尖石及南投信義等山區部落。

大三那年的暑假，我參與世界展望會的山區課輔志工前往新竹尖石的山區。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泰雅族的「大本營」，認識了在那羅教會的泰雅族牧師和師母。

牧師有著原住民樂觀、幽默的性格，道地的部落人卻散發著獨特地自信，對於泰雅文化的鑽研及對山林的熱愛，令人由衷地的佩服。

十多年來，牧師一直是引領我走入原住民部落的靈魂人物，亦師亦友。

## 蘭嶼，第二個故鄉

畢業那年的夏天正處於下一個落腳處的抉擇，開始翻起了曾經收集的原住民教育文化相關雜誌。「蘭嶼」的字眼不斷地跳進我的思緒，一篇篇描述著蘭嶼師資的高異動率，以及它地處邊陲所面臨的教育困境等。有個聲音在我的心中浮現了，就是這裡了！我可以確定是「它」了！

蘭嶼有四所學校，前山二所小學為椰油和





與蘭嶼孩子合影。

從教育文獻中，赫然發現偏遠山區的教育困境  
及課程中對原住民文化介紹的偏頗及侷限，  
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，**展開一連串的部落學習之旅。**

蘭嶼國小；後山二所為東清和朗島國小。機場附近與交通便捷的行政區域，不是我考慮的據點。現在回想，當時不知是哪裡來的傻勁與勇氣，竟然打了二通電話直接找兩位後山的校長，只是要問學校今年是否缺老師。直到現在，自己都很納悶，這種問題需要問校長嗎？然而，這二通電話卻成為我做決定的最後關鍵。

東清校長第一句話，「妳確定要來嗎？這裡環境很不好，天氣很熱……」，我沒有再多說什麼。如果一位校長都無法肯定自己學校所

屬的環境，那他如何帶領出一群喜歡自己、肯定自己文化、與愛護自己家園的孩子？第二通電話給朗島校長，他的第一句話「非常歡迎妳來，妳會喜歡上這裡！」自此，朗島國小成為我的首選。

雖然我未曾到過蘭嶼，但是我深覺我的生命彷彿有一線已經繫在那個島上……

來到朗島，我見識了一批非常用心的校長及教師群。為了扭轉過去達悟族對於台灣「流放」來的老師的刻板印象，這群教師謙卑地走





蘭嶼豐年祭。

入部落，虛心學習達悟族的文化與生態，矢志讓學校做為一個社區的學校，以學校為部落教育中心的基點，推動各項社區教育。第一年的教書，我是何其幸運，遇到這批教育工作者，讓我重拾對教育前線的信心，並對教育有著深切的期許。同時，我也經驗到做為一個教育行政主管應有的典範，不論是校長或是主任該有的肩膀及風範。一些行政事務，往往由主任或是校長，帶著我們這批甫出校門的菜鳥老師來完成，我見證了這教育現場的良知，也對

我日後在其他學校服務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### 部落電影院

喜歡坐在部落的涼亭與村裡的婦女閒話家常，迎著海風，她們娓娓道來，過去對於觀光客引進蘭嶼的種種負面印象，例如觀光客闖入傳統地下屋任意拍照、或是擅闖水井，獵取正在沐浴盥洗的達悟人的鏡頭，亦或走近涼台對著達悟人的傳統食物議論紛紛，甚至對

著老人家穿著丁字褲等傳統服飾而品頭論足。種種的負面刻板印象，也許來自無知、或是源於無意，甚至是因不了解而產生的誤解。為了建立屬於蘭嶼達悟人自己的影像觀，以去除達悟人長期受媒體入侵及影像扭曲的陰影，與島內同好及各部落的達悟朋友取得共識，決定一起舉辦紀錄片的部落巡迴放映。

除了播放了經典的紀錄片－「北方的那努克」之外，另一部是與泰雅族織布文化傳承有關的紀錄片－「石壁部落的衣服」，我們邀請了



紀錄片的主角－泰雅族人尤瑪及其祖母與蘭嶼老人家真情面對，交流織布經驗。老人們在點點的星空下，笑聲不絕於耳，感動之餘，老人家們還唱起了她們熟悉的日本歌曲，她們手牽著手一起跳著兒時的舞步。時代的流轉、歷史的更迭，這一夜，都在這幾首歌舞中輕輕流瀉而出。

### 達邦，不悔的抉擇

大學時代，曾經感動於原運時期，那些原住民族菁英推動原住民族「正名」及「還我土地運動」的精神與熱情。然而走入部落之後，卻也赫然發現，許多檯面上推動原住民運動及母語文化的菁英份子或教育人員，在面對下一代的教育抉擇問題，仍舊仿效著平地主流的教育及價值觀，許多參與各式論壇、演講與會

議，致力於推動母語文化的原住民菁英份子，他們的下一代可能是部落裡最不擅長說母語，甚至從小被送離部落到市區求學、與部落母體文化脫勾最嚴重的一群。菁英們要如何面對自己時時提起的原住民文化與母語的議題？我心中時而浮現諸多的疑問。

2000年剛到達邦國小時，對於這個具有百年校史的鄒族小學，曾經充滿著憧憬，這是一所位於鄒族兩大社－達邦社及特富野社的核心學校。然而，每週所規劃的母語課程，卻只有週二課間活動的二十分鐘，對此，著實甚感訝異。在達邦國小，特富野社的頭目任職於學校，而校長及教導主任亦是鄒族人，如果連這個富含鄒族文化資源的小學，所能推動的母語或鄉土文化課程竟是如此薄弱，更遑問其它的原住民小學了，可以預見原住民文化復振的工作，儼然是一條漫漫

長路。整個教育的核心課程中，多元文化教育的思維彷彿只停留在教育的理想層次。究竟是原住民文化打不進學校教育體系，還是學校其實才是部落文化中的一座「孤島」？



蘭嶼部落電影院。



檯面上推動原住民運動及母語文化的菁英份子，  
面對下一代教育抉擇問題仍仿效平地主流價值觀，  
他們要如何面對自己時時提起的**原住民文化與母語的議題？**

### Mautano玉山行

然而，我深信當學校有心「走入」部落時，這個既定的學校運作方式也會悄然產生質變。部落中的小學一直存在著一種高度的運作彈性，只要有一群理念一致的教育工作者，彼此能達成一個共識，要形塑一個獨特的學校氛圍，並不是一件難事，在達邦國小，我見證了這個轉變的歷程。2000年，因幾位教師的異動，學校來了五位新的代理教師，我是其中一位。在得到剛借調過來的鄒族教導主任及原來的舊成員的支持之下，同仁們在學校本位課程的架構下，對於主題統整課程結合鄒族文化及鄉土教材，有著高度的共識，於是展開了一系列有別於過往的課程設計，如茶園的巡禮、採茶、製茶與品茶的学习；愛玉的採摘及製作等；鄒族文化的學習，庫巴（Kuba，鄒族的男子集會所）及祭屋（Mono-peisia，小米祭祀小屋）的巡禮等。

然而，影響最深的是兩個活動的推動—高

年級生的玉山行及「小小勇士營」。這兩個活動一直延續至今，形塑出專屬於達邦國小的傳統，儼然成為學校既定的本位課程，這個過程，把部落與學校緊密的拉聚在一起。

我們這群教師中有人提議登玉山，這樣的提議得到了多數的共鳴，大家開始規劃起高年級學生及家長親子共行登玉山的活動。每一位學生至少一位家長陪同，所有的家長成為必然的志工，因此，登玉山，除了有登上聖山的文化意涵，亦是一個重要的親子互動機會。面對壯闊青蔥的山林，聽著長輩敘說著歷史古調，這份對山林的尊重與對土地的情感，豈是課堂書本可以傳承的？



鄒族小小勇士營。

「小小勇士營」，這是接續著玉山活動所衍生的另一個創新課程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希望讓鄒族的孩子仍能保有在山林生活的本事，重新體驗父執輩在山林生活的過程。主要以五年級學生為主，舉辦地點則由部落家長及志工討論決定，之後都固定在楠梓仙溪支段流域。學生在這些訓練過





玉山行。

程中，洋溢著自信而驕傲的風采，也重拾在山林生活的能力。

從登玉山到舉辦勇士營，帶動了學校走入部落的氣氛，開啓了學校和社區部落的合作關係，也型塑了達邦國小成為真正屬於鄒族部落的學校。更加印證了一句非洲古諺：「教育一個孩子，要靠整個部落的力量。」

## 後記

這些年，在部落離島教書的日子，時而倒帶似地不斷在我腦海中放映，並未因為我的離開，而斷了聯繫。也許是部落的土地太黏，即使睽違許久的蘭嶼或達邦，甚至是剛離開的石磊，我卻未曾感受到別離，彷彿我們每一次的聚首，就像離鄉的孩子，終究會回到部落那樣



### 丁文卿

故鄉雲林縣台西，遷居嘉義縣水上，六年三班。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發展研究碩士。現服務於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。長年任教於原鄉小學亦長期投入國際發展工作，曾擔任台東縣蘭嶼鄉朗島國小、嘉義縣達邦國小暨里佳分校、新竹縣五峰鄉花園國小竹林分校、尖石鄉石磊國小代理教師。

地自然。沒有特別的約定，卻有著十足的默契；沒有頻繁的聯繫，卻有著深刻的歸屬。冥冥之中的緣份，似乎這十多年來早已把我和部落繫在一起了，感謝部落的朋友們豐厚了我的生命。◆